

經部

春秋正傳卷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僖公

襄王十七年二十有五年 晉文公重耳元年齊孝八年衛文二十五年辛蔡莊十一年鄭文三十八年曹共十八年陳穆十三年杞桓二年宋成二年秦穆二十五年楚成三十七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正傳曰書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則滅同姓之罪見矣邢乃衛之同姓也同姓者如木同根相滅是

自滅而拔其根也何以自生夫存亡繼絶國君之仁施於凡國者也而況於同姓之國乎故書滅邢則其滅同姓之罪不可掩矣不待乎名之而後見也經中名之而無所貶者多矣三傳皆以名爕以罪其滅同姓胡氏從之至以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而不名則又引例之常與例之變以為言何其支吾也惟據事直書而滅同姓之罪自見為簡易直截也義例者皆先儒公穀之徒專門之學為之殊不知他或不能

充其類則不免為支吾之説以為之詞而坐此敝聖人之本指為累又大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正傳曰燬衛侯名名之亦無他義書癸酉衛侯燬卒紀隣國之大故其以日者史文之詳也諸儒謂衛侯滅同姓而名以貶之則夫此卒而名之又日之者何謂耶

宋蕩伯姬來逆婦

正傳曰蕩氏宋人伯姬公之女嫁于蕩氏故云宋蕩伯姬也逆婦逆其子之婦也書蕩伯姬來逆婦著失禮也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惟歸寧父母耳伯姬來不以歸寧而以逆婦一失禮也自來逆婦二失禮也胡氏謂國君不與大夫敵魯公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三失禮也

宋殺其大夫

正傳曰書宋殺其大夫罪宋公之擅殺也其不名者

史佚之耳然亦不必名而義自見矣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正傳曰頓小國名在汝陰南頓縣杜氏曰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書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紀夷狄正中國以譏中國之諸侯也胡氏曰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卹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

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葬衛文公

正傳曰書葬衛文公紀鄰國之大事也餘義見前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正傳曰洮魯地衛子者衛成公稱子喪未踰年也莒慶莒國之臣名慶也書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著脩好之義也左氏曰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愚謂平者言歸于好春秋

之義也

襄王十八年　二十有六年晉文二年齊孝九年衛成公鄭元年蔡莊十二年鄭文三十九年曹共十九年陳穆十四年杞桓三年宋成三年秦穆二十六年楚成三十八年

春王正月已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正傳曰甯速衛大夫甯莊子也向莒地書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著數盟之非也十二月已盟于洮矣今正月又盟向不越月而兩盟者吳氏曰洮盟莒子不親至公必欲與莒子盟故又為此會也愚謂據此

則不但數盟乃要盟矣盟洮猶可盟向過矣張氏曰十二月已盟今又要盟所以名齊之討也左氏曰正月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愚謂易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以言乎二三其德也初盟猶恐不信况二三乎况要盟乎其名釁必矣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正傳曰潛師入境曰侵彼兵已退而逐之曰追西鄙者魯之邊境也酅者齊之地書齊人侵我西鄙著齊

無名之兵也書公追齊師至酅弗及著魯窮追之兵也左氏曰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公羊曰其言至酅弗及侈也故胡氏曰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是也夫魯有罪齊聲其罪明以討之可也乃潛師而來且入其境齊為非正矣齊來侵魯備而禦之去則不追可也乃窮追而入其境為非正矣故曰交譏之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正傳曰書齊人伐我北鄙甚其非義之罪也春侵魯西鄙夏伐魯北鄙非義甚矣其悖先君之德甚矣左氏曰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

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衛人伐齊

正傳曰書衛人伐齊罪搆怨之兵也齊桓有德於衛桓卒而衛伐喪助少陵長是以怨報德而齊與衛有宿怨矣衛不知自反乃因為莒平魯之盟怒齊伐魯

之故遂興兵以伐齊是兵出於私怨而非公義矣故

春秋非之

公子遂如楚乞師

正傳曰乞云者公羊以為卑詞也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著不義也楚雖強仇讎也齊魯雖不和婚姻也比之兄弟也婚姻之與仇讎其分限嚴矣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僖公乃不忍齊人侵伐之怨使遂乞師于楚是援夷入華置毒于心腹也其害義釀禍孰大焉

胡氏曰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正傳曰夔小國書楚人滅夔以夔子歸著楚滅同姓

之罪也左氏曰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愚謂此其實傳也夫楚有三不義焉楚於夔為同姓故夔子有竄夔失楚之説而滅之是滅同姓罪一矣鬼神不歆非類非鬼不祭也夔祖熊摯止祀熊摯禮也楚乃執以不祀祝融鬻熊夔有辭焉而猶滅之是其罪二矣夫彼不祀使人告之祀如湯於葛伯

之為可也乃滅之使絕其祀又以其君歸是其罪三矣故一事書而三罪見焉豈係乎名不名耶

冬楚人伐宋圍緡

正傳曰書楚伐宋圍緡著私憤之兵也左氏曰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愚謂楚師伐宋而即伐齊是魯僖召讐以伐親也其罪大矣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正傳曰穀齊邑以猶用也左氏能左右之曰以非也書公以楚師伐齊取穀著不義也夫以夷伐華一不義也伐之因而取其地二不義也左氏曰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愚謂事之有無不可考然亦慘矣

公至自伐齊

正傳曰書公至自伐齊紀戎事也始終乎不義之舉

也君舉必書況兵戎大事故書至有反面告廟之禮焉然而其不義之非自見矣胡氏曰夫背齊即夷取人之邑為已有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

襄王十九年二十有七年晉文三年齊孝十年卒衛成二年蔡莊十三年鄭文四十年曹共二十年陳穆十五年杞桓四年宋成四年秦穆二十七年楚成三十九年

春杞子來朝

正傳曰書杞子來朝著違禮也魯秉周禮朝覲會同有周公之遺焉春秋書之則其不循禮可見矣左氏

曰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羊杞杞不共也愚謂由是觀之則其不循周禮可知矣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正傳曰昭齊侯名書齊侯昭卒紀鄰國之大故也餘義見前左氏曰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正傳曰書葬齊孝公紀葬禮也國君葬諸侯有會葬之禮焉不以怨而廢禮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正傳曰書公子遂帥師入杞著私怨之師也杞子來朝於春來朝於秋伐之且入焉何也左氏曰入杞責無禮也愚謂以其無禮而教之教之不改然後誅之可也而即伐焉所謂不教而誅之非恤小之仁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正傳曰書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罪諸侯援蠻夷以伐中國也宋中國聖王之後所以建之世世

象賢也陳蔡鄭許以中國之諸侯乃協楚而圍之中國之禮義於是乎滅矣冠屨之分於是乎紊矣罪孰大焉左氏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

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茍入而賀何後之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

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

新昬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

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

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

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

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

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愚謂晉文公於是乎得攘夷

尊周之道矣爲中國之諸侯者得無愧乎謂楚稱人爲貶者非是穀梁謂人楚子所以人諸侯然則何以不并人諸侯乎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正傳曰諸侯者即前圍宋之諸侯也書公會諸侯盟于宋譏失盟也宋先代聖王之後非有大惡猶將百世保之故齊桓之霸必以首焉圍宋之舉魯未與也乃不勝其區區感楚乞師之恩就圍之宋地而會盟

焉雖舍曰欲之其可得乎雖然楚之為中國患固魯之乞師圍齊啓之矣胡氏曰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

襄王二十年　二十有八年　晉文四年齊昭公潘元年衛成三年蔡莊十四年鄭文四十一年曹共二十一年陳穆十六年卒杞桓五年宋成五年秦穆二十八年楚成四十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正傳曰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衛著貪憤譎謀之兵也晉文之伐曹衛有二意焉方其為公子而出亡也曹

衛皆不禮焉至是侵伐之者為復怨此其一也是之謂貪憤之兵方宋告楚之急于晉也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故伐曹衛以致楚師此其二也是之謂譎謀之兵二者皆非春秋所與也左氏曰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

其君以説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愚謂此其實傳也

胡氏曰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懐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憤之兵亡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正傳曰戍衛者買為楚以兵守衛也不卒戍者魯託言買不卒戍故殺之實以説晉也刺之者公羊謂殺之也書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譏魯君之失刑也

左氏曰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説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愚謂此其實傳也魯史并告楚不卒戍之言而書之可見春秋皆史之文非聖人之筆矣既使買戍衛以説楚又殺買以説晉非但見魯君之失刑其無道亦已甚矣何以立國乎

胡氏曰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

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士將以苟説於強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之也

楚人救衛

正傳曰書楚人救衛著善之歸夷也夫救衛善事善事歸夷則中國病矣故善楚所以病晉也文公之霸業於是乎疵矣衛服罪請盟而文公不許以私怨勝公義以人欲滅天理惜夫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正傳曰晉宋或稱侯或稱人無他義穀梁泥之非也畀與也與宋使聽之也書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罪晉侯之憤兵也晉侯怨曹之不禮又為魯乞師遂伐曹以致楚乃侵而入其境又執其君以與宋其肆暴以逞私憤亦已甚矣左氏曰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

三百人也且曰令無入僖負羈之宫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才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

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胡氏曰古者覲文匿武脩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嬴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脩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中夏舉動不中

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正傳曰及者猶言與也胡氏以為誅晉之意非也書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善晉合諸侯以攘夷也楚人圍宋是以強陵弱矣晉為

盟主合中國諸侯以伐之得崇夏攘夷之義其餘在所略矣左氏曰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

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

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恵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恵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頌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

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摶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為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

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虚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已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横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

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愚謂此其實傳也其事雖多出於譎而其攘夷尊華之大義足以蔽其愆矣胡氏曰荆楚恃强憑陵諸夏滅黄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争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

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髙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説則曽西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其有以夫愚謂春秋直書其事而美惡自見不待詞之稱揚也仲尼之徒雖無道桓文之事者自王道視之則然也然而又取管仲之功以為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則聖人廣大之心胷可見矣今楚圍宋晉侯會諸侯以伐楚而救宋正得攘夷崇夏之義而乃以譎詐罪之是猶奪禦寇之兵以資寇

之虐也以其小者失其大者奚可哉

楚殺其大夫得臣

正傳曰書楚殺其大夫得臣譏楚之棄其將也左氏曰楚子玉既敗楚子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吕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胡氏曰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

去穀使子玉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備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而不止也子玉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

敗也此說是矣又謂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則義例之鑿矣

衛侯出奔楚

正傳曰書衛侯出奔楚著棄親從敵之非也而晉侯棄義並見矣衛侯之奔楚晉逼之也故書奔楚尚求其奔楚之故則晉侯驅同姓以歸敵國其棄大義可見矣胡氏曰衛侯失守社稷背晉即楚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斂盂衛侯請盟

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怨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寘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

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正傳曰衛子者衛叔武也衛侯出奔楚故使其弟叔武往會稱子者將立以為君也書公會晉侯與諸侯盟于踐土著晉侯尊王之義也主盟者晉侯而云公會者内史之詞也據左傳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宫于

踐土鄉役之三月則是晉侯作王宫以俟天子廵狩而與諸侯先為此會盟以尊周室此時王未會也盖諸侯之會盟為王也而公轂諸儒謂王亦會盟有何義乎盖諸侯會盟此一事也王以廵狩而出居于王宫以臨諸侯享醴命晉侯為伯此又一事也復兩言公朝于王所者即此也但經有諸侯會盟而無天王同會又不見策命之文則公轂左氏所載策命之事及晉侯名王致王會王之事則知諸傳皆未可信也

所謂以經證傳之眞偽也

陳侯如會

正傳曰書陳侯如會善歸義也附會于踐土也公羊曰其言如會何後會也穀梁曰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公朝于王所

正傳曰王所者即作王宮于踐土者也書公朝于王所著尊王之義也臣之於君惟其所在而朝覲焉所

以尊尊也公穀乃有非其所之論又有不與致天子之論皆非也胡氏又以為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則古之天子廵狩諸侯各朝于方岳者皆非歟又曰古者天子廵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岳有常所其宫室道途可以預脩故民不勞其共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愚謂如胡氏之説責王廵狩之非時可也責魯以不必朝王所可乎必執時與地而不朝

魯受誅矣又曰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愚謂此胡氏之說小變矣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正傳曰鄭衛侯名書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罪衛侯也夫國有人民社稷宗廟命于天子傳之先君守死而弗去者也衛侯無道不能自立舍其社稷宗廟以

奔楚使其弟叔武受盟踐土立以為君矣又自楚以歸衛兄弟相戮君臣相訟亂國敗倫鄭之罪大矣何以容於天地之間乎

衛元咺出奔晉

正傳曰書衛元咺出奔晉著非義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元咺既奉衛侯鄭之命以立叔武叔武立以治反衛侯則是君臣之義未絶也聞鄭之將歸勸叔武遜位以迎之則君臣之義全矣不知出此

及鄭既入殺叔武乃奔晉以訟其君可謂義乎左氏曰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

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愚謂考傳以觀經則直書奔晉而義自見矣胡氏之說又謂稱名以罪鄭及稱復不稱復與易詞之說皆義例之鑿也

陳侯欵卒

正傳曰款陳侯名書卒義見前

秋杞伯姬來

正傳曰伯姬杜氏以為莊公女歸寧曰來書杞伯姬來著歸寧之非禮也禮女子嫁父母在歳一歸寧猶慮不得伯姬莊公之女而歸寧非禮矣吴氏曰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即來朝魯為魯所卑又使卿帥師入其國魯之待杞可謂無恩矣故伯姬又來謝過求平也

公子遂如齊

正傳曰書公子遂如齊紀平齊也吳氏曰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幸而孝公遄卒未及報怨晉文既伯齊魯均為受盟之國齊不敢背盟以報魯故魯因使遂聘講好釋怨也是矣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正傳曰温本畿内地為狄所滅者書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左氏曰討不服也愚以文觀之此書會在天王狩于河陽之上則知天王將出狩諸侯會以朝之所以尊王也且議討衛許所以服有罪也穀梁曰諱會天王非也夫溫會將以朝王討罪而天王亦會有何義乎若以此會為諱王會則下不當又有天王狩河陽之文矣蓋諸侯會與天王狩各為一事且會溫無會天王之文以經證傳之偽不足信矣但因穀梁兩倡會天王之說公

羊遂為致天子之說而胡氏因之誤矣何以言之以兩書公朝于王所可見諸侯皆朝天王而非天王下與諸侯之會矣欲尊周而全晉者當以此論為正而祛公穀之惑可也

天王狩于河陽

正傳曰河陽即温也穀梁曰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温在河北也狩巡狩也天子巡狩于河陽而臨諸侯之朝也書天王狩于河陽譏非禮也禮五載天子一巡

狩羣后四朝天子廵狩之年至于方岳其方諸侯來朝今狩非方岳天下諸侯畢會而朝王所非周禮矣故春秋書以譏之左氏曰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愚謂此非孔子之言也若以為非其地則是也公羊以為不與再致天子穀梁以為為天王諱左氏名王與公穀之說皆非也天子自往廵狩而諸侯適會朝于王所也葢當

時王以巡狩之名而往故史亦以狩書非仲尼特書以尊周全晉也胡氏引啖助謂原晉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矣又曰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豈聖人大公至正之心哉

壬申公朝于王所

正傳曰其稱日者公羊以為錄于内是也書公朝于王所著尊王之義也諸侯會於是天王來狩故朝之穀梁以為朝于廟禮也於外非禮也愚謂非也夫禮

者敬而已矣惟其所在而致敬焉禮也故天子廵狩諸侯各朝于方岳何莫非禮乎言公朝則非獨公朝也故穀梁曰獨公朝歟諸侯盡朝也觀諸侯盡朝則諸侯尊王之義同也此晉之所以為伯也故穀梁謂曰公朝而尊天子會于溫言小諸侯若以為名王致天子則不臣甚矣何以服天下何足以為伯乎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正傳曰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言執之非義也

罪晉侯聽君臣之訟也衛侯殺叔武固有罪矣然君臣無訟不思投鼠忌器之義乎天子之禁無專殺大夫衛侯專殺叔武聲大義討之可也而使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乃執其君以歸之于京師使若斷在京師然則文公之譎亦可見矣公羊曰衛侯之罪殺叔武也叔武讓國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盟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

武簒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左氏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愚謂無上之風漸不可長討衛侯可也聽元咺之訟不可也元咺可以訟衛侯則文公可以訟天王矣奚可哉國語謂晉侯執衛成公歸之于周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

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而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故余懼其無後夫刑必依於人倫以為之斷天下之大義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正傳曰自晉復歸者猶言從晉復歸也公穀胡氏有力有奉之說求之太深矣書衛元咺復歸于衛著其歸之非道也左氏曰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愚謂衛

侯不知其弟叔武守國以俟已之歸而殺之衛侯有罪矣元咺為臣而訴其君於晉元咺之罪一矣與其君辨曲直使之被執歸之于京師罪二矣又歸衛而立公子瑕不聽命於天王而擅廢立罪三矣故春秋書其歸則其歸之非道見矣

諸侯遂圍許

正傳曰諸侯即上會朝之諸侯也穀梁曰遂繼事也

書諸侯遂圍許討許不臣之罪也胡氏曰諸侯此再

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廵狩諸侯各朝于方岳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内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愚謂觀胡氏廵狩朝岳之説則上踐土之盟温之會河陽之狩王所之朝為上臨下之禮下尊君之義居然可見胡氏已明之而又何必惑於左氏公穀之論以傷尊周全晉之義矣乎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正傳曰穀梁云天子免之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也伯襄曹子也書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著晉文之補過也晉文滅曹為滅同姓其罪過大矣春秋書其補過樂與人為善之義見矣左氏曰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

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愚謂晉文雖因疾而感於筮史之言然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至是其貪憒之心息而悔過之心生矣

春秋正傳卷十五

春秋正傳卷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僖公

襄王二十一年二十有九年晉文五年齊昭二年衛成四年蔡莊十五年鄭文四十二年曹共二十二年陳共公朔元年杞桓六年宋成六年秦穆二十九年楚成四十一年

春介葛盧來

正傳曰介東夷國也葛盧介君名未爵者杜氏曰不稱朝不能行朝禮書介葛盧來紀夷之歸夏也左氏

曰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公至自圍許

正傳曰書公至自圍許紀反面之禮也君舉必書史之職也然公初往會盟諸侯朝王而遂圍許則圍許乃遂事舍正事而書遂事者遂事在後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正傳曰會者公會也翟泉在洛陽城内書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交譏之也以其失上下之道也左氏曰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愚謂王子虎天子之佐也降而下與諸大夫之盟周王於是乎失為上之道矣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强逼甚矣愚謂且以大夫上與王人盟

諸侯於是乎失為下之道矣胡氏曰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内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愚謂此言是也至謂諱公不書則會之者誰歟謂貶諸侯之卿稱人則王子亦宜稱人貶之耶誤矣

秋大雨雹

正傳曰周之秋即夏之五六七月也書秋大雨雹左

氏以為災也胡氏曰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冬介葛盧來

正傳曰書介葛盧來再紀遠人之歸也左氏曰以未

見公故復來朝禮加之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愚謂此人聞牛鳴而知其生三犧又知皆用之則亦桀驁非常者矣

襄王二十二年 三十年 晉文六年齊昭三年衛成五年蔡莊十六年鄭文四十三年曹共二十三年陳共二年杞桓七年宋成七年秦穆三十年楚成四十二年

春王正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于前

夏狄侵齊

正傳曰書夏狄侵齊志晉霸之衰已甚也則晉侯霸圖之不競可知矣左氏曰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由是觀之狄之侵齊晉侯啓之也及狄侵齊是大國日衰弱矣所貴乎霸者行仁義以安隣國今反舍而不討乃謀秦圍鄭其無志於伯圖可知矣胡氏曰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脩矣上書狄侵齊下書

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正傳曰及猶并也書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紀專殺大夫及同氣之罪也左氏曰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茍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

而死治厘辭卿愚謂此其實傳也胡氏亦以為公子
瑕未聞有罪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是也
夫以無罪而殺之可謂暴矣元咺所自為忠於叔武
者也元咺奉叔武而治反乎衛君叔武無罪而衛君
殺之元咺訴於晉明叔武之無罪其心皆明白不欺
者也然而訟君則陷於惡公羊謂其君出則已入君
入則已出以為不臣是矣然而諸侯無專殺大夫天
子之禁也衛人不以告于天子而使周治殺之其犯

專殺之罪而不可赦矣至於瑕能辭喧之立也忌而殺之傷同氣之大義矣胡氏又有衛侯在外稱國以殺待殺後入之說則求之過矣

衛侯鄭歸于衛

正傳曰書衛侯鄭歸于衛則鄭之罪自見矣鄭無道至於失國是得罪於宗廟社稷矣叔武不守則鄭不得歸及一歸而殺叔武再歸而殺公子瑕故紀其歸而戕殺同氣之罪著矣胡氏曰末世隆怨薄恩趨利

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已至網羅誅殺無以芘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

晉人秦人圍鄭

正傳曰書晉人秦人圍鄭紀不義之兵也春秋無義戰而秦從晉之私怨假貳楚之言擅興甲兵以圍鄭非義舉矣左氏曰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

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

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猒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説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

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此其實傳也愚謂晉侯初為公子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不禮焉君子比之睚眦之怨耳人君以天下為度霸者猶當仗仁義以服天下而可以小怨興大衆乎既以殘衛又以圍鄭非伯圖矣秦人無義惟晉威之畏而利是從隨晉以圍鄭然以利而合則亦以利而離秦聽燭之武一言兩國解體釋圍而釁生連兵糜民禍蓋有所由來矣故以利而離合者亦以利而受害理勢使之然也為

列國者亦可以鑑矣

介人侵蕭

正傳曰蕭小國書介人侵蕭紀中國不振旅之罪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言荆舒之無禮義不可以納之而名侮也介人兩朝于魯亦見遠楚慕魯之義矣乃有侵蕭之舉然則詩之言豈誣也哉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正傳曰宰周公者周之公為宰者也書天王使宰周

公來聘則非禮可見矣禮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魯與諸侯未有朝聘之禮而王乃使宰下聘焉觀於下文公子遂如京師可見矣君先於臣非禮之正也左氏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愚謂此實傳也觀於此言亦可以見宰之無王人之度而辱君命甚矣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正傳曰遂者繼事之詞書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著魯之貳於敬君也左氏曰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愚謂由是觀之是貳聘矣貳聘遂行者如二君矣其不敬莫大乎此夫魯初未行朝聘之禮于周而使周以宰先下聘焉公又不親來朝而使遂以貳行魯僖不臣之罪不可逭矣胡氏曰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

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氷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愚謂不待詞之褒貶而善惡自見此夫子

所謂竊取之義也

襄王二十三年三十有一年晉文七年齊昭四年衛成六年蔡莊十七年鄭文四十四年曹共二十四年陳共三年杞桓八年宋成八年秦穆三十一年楚成四十三年

春取濟西田

正傳曰書取濟西田著取之非義也濟西者曹田也夫國君之土田受封乎先王世守乎宗社晉侯執曹子而分其田與諸侯非義矣諸侯受之其不義之罪均矣況曹為同姓其可滅乎其可分之田乎左氏曰

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愚謂此實傳也不言國者史之省文耳内史之詞何待國乎

公子遂如晉

正傳曰書公子遂如晉始終乎非義之取也左氏曰襄仲如晉拜曹田也愚謂既受之則不得不拜矣既拜受之則不得不為利懾矣

夏四月四卜郊

正傳曰周之夏四月即夏之春二月也於此亦可以見周時與月數皆起於子矣若謂夏時之四月則已月矣豈郊禮之時乎書夏四月四卜郊見非禮之非禮也魯之郊非也祀不於至日而於四月焉而卜焉卜不主一而二焉三焉且四焉是非禮之中又非禮矣胡氏曰記禮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

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乗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揚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而為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歳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

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杞宋夏商之後受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脩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故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

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為等㝵盖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有

不從乃免牲

正傳曰書不從紀異也神不歆非類可知矣乃免牲紀非禮也夫牲者為祀設也既不祀猶免牲焉豈禮

乎穀梁曰免牲者為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據穀梁之言此免牲之禮也杜氏以為免猶縱也非也若云縱放之則又何必書乃免乎胡氏曰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愚謂郊之卜日非禮也古者郊以冬至以迎陽也

猶三望

正傳曰猶之為言尚也穀梁以為可以已之詞非也

望者祭名三望者望三方也書猶三望者非禮也左氏曰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曰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於千里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胡氏曰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狩而望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

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

秋七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義見前

冬杞伯姬來求婦

正傳曰婦者從姑之稱也書杞伯姬來求婦著其來

之非正也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境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胡氏曰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為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吕武之禍矣

正傳曰書狄圍衛見中夏之衰弱甚也晉文攘夷之志衰矣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正傳曰書衛遷于帝丘記鄰國遷都之大事可以見伯主之不能安中國也胡氏曰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虛亦衛地也狄嘗逼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

公攘戎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霸主衰微夷狄强盛衛侯不能自强於政治晉文無郤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襄王二十四年三十有二年晉文八年卒齊昭五年衛成七年蔡莊十八年鄭文四十五年卒曹共二十五年陳共四年杞桓九年宋成九年秦穆三十二年楚成四十四年

春王正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義見前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正傳曰捷鄭伯名名之亦無他義可見凡書名者未必皆係於義也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正傳曰及猶與也書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著衛人之非義也左氏曰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愚謂衛見圍于狄而遷帝丘衛侯以不振之德當新造之時宜持重養銳以俟時可也乃因狄之亂而侵之而又與之盟夫盟者忠信之薄中

國諸侯哀世之事也施之中國君子猶不取焉况因亂要盟非可以結忠信者乎胡氏曰盟會中國諸侯之禮哀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况與狄人輕信結盟而乃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正傳曰書晉侯重耳卒紀伯主之大故也於是乎有相恤之義焉有賻䘮之禮焉胡氏曰按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懷公於高梁其事甚詳而春秋不書

者以為不告也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録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脩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愚謂既云不能益則亦不能損矣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者不敢顯然取之況損益乎

襄王二十五年　三十有三年　晉襄公驩元年齊昭六年衛成八年蔡莊十九年鄭穆公蘭元年曹

共二十六年陳共五年杞桓十年宋成十年秦穆三十三年楚成四十五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正傳曰滑者穀梁以為國也書秦人入滑著不義之兵也秦師之出本欲圖鄭也鄭有備遂移兵以入滑何義乎春秋書以罪之也左氏曰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

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

滑而還愚謂觀此傳則秦之不義亦可見矣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正傳曰歸父齊大夫書齊侯使國歸父來聘紀鄰國之脩好也左氏曰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正傳曰人者衆人之稱書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著

晉不義之兵也秦人無道越晉踰周之境以襲鄭可謂惡矣晉人敗之于殽其惡均矣程子謂晉子居喪未葬不可以從戎忘親背惠其惡甚矣左氏曰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

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仇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

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愚謂此實傳也然居喪未葬爰及干戈為不孝一惡矣又援姜戎之兵以禍中國譬之引外侮以戕兄弟為不仁二惡矣雖舍三帥以為大德似德而非德曾不足以贖其不義之罪

也胡氏曰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徼倖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者懐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懐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懐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

癸巳葬晉文公

正傳曰書葬晉文公紀鄰國之大事也霸主之葬故赴之詳赴之詳故日以詳書之也諸侯於鄰國有弔

喪會葬之禮焉穀梁謂日葬危不得葬者非也

狄侵齊

正傳曰書狄侵齊紀夷狄之犯中國也左氏曰因晉喪也夫因文公之喪而遂侵齊則晉之威足以懾狄人矣而晉不之恤可見伯者以力服人身死而隨滅也夫惟先王之威德没世為不亡矣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正傳曰訾婁邾地書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

伐邾著不義之兵也夫兵者所以伐不庭也外是則為貪為忿為暴皆不義之兵也左氏曰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夫魯取訾婁則為貪兵報升陘之役則為忿兵既伐以取之矣又乘其不備而再伐凡二時而再伐焉則為暴兵此其不義甚矣胡氏曰此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强凌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訾婁有為為之也伐邾至于再三念毋勤矣夫

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焉僖公以成風之有功于已也越禮以尊其身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曾是以為可乎

晉人敗狄于箕

正傳曰箕者杜氏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左氏曰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

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此其實傳也愚謂書晉人敗狄于箕紀晉侯振復攘夷之功也狄嘗侵齊圍衛陵蔑中國晉文不能禦之而伯業衰矣襄公初立因狄見伐而敗之于箕蓋其應敵攘夷之義雖墨衰從事可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正傳曰書公如齊公至自齊著非禮也左氏曰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夫諸侯聘會有常禮弔則弔朝

則朝使大夫可也而遽輕易越境雜二事行之非禮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正傳曰書公薨于小寢志薨之非正矣穀梁曰小寢非正也胡氏曰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為小寢魯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

蓋降於王其以路寢為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愚謂此云直書而義自見為得春秋之指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正傳曰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公羊以為紀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周之冬十二月即夏之冬十月也陽氣在內陰氣在外正天地肅殺之時也而猶隕霜而猶

不殺草則陰氣不固陽氣不藏故李梅結實非常之異也夫君相所職在燮理陰陽而化育萬物也今陰陽不和則君相失職而凶咎將至矣故春秋書以示後世胡氏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

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對以使民戰慄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説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為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不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正傳曰書晉人陳人鄭人伐許著不義之兵也左氏曰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愚謂許貳於楚背中

國而變夷狄固有罪矣晉襄不思父喪之未葬非有門庭之寇而從墨衰之例忘親動衆會諸侯以遠伐先世所不致之許其失道甚矣豈非不義之兵乎故春秋書以著其罪焉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正傳卷十六